

〔清〕王士禛 选 李永祥 校注

唐人

万首绝句选

齊魯書社

唐人

万首绝句选

责任编辑 / 李兴斌

刘玉林

封面设计 / 郭 颀

版式设计 / 李 生

唐代诗歌鼎盛

然而不论是庙堂府邸

还是旗亭酒舍

绝句才是人们最喜爱的体裁

唐代绝句佳作如林

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精意遴选

荟萃精华

辑成此书



ISBN 978-7-5333-2194-9



9 787533 321949 >

定价：32.00 元

〔清〕王士禛选 李永祥校注

唐人

万首绝句选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人万首绝句选/[清]王士禛选;李永祥校注.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5

ISBN 978-7-5333-2194-9

I. 唐… II. ①王…②李… III. 绝句—作品集—中国—唐代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022 号

唐人万首绝句选

[清]王士禛 选 李永祥 校注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90 × 990 / 16

印 张 25

插 页 2

字 数 373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194—9

定 价 32.00 元

说 明

一、本书校勘以上海涵芬楼排印本为工作本，参以康熙洪氏松花书屋刊本及同治庚午金陵书局本。若工作本有误，径以所参照之本刻本改正，不出校记。

二、所据主要参校本为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嘉靖本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清康熙扬州刊《全唐诗》。前者简称《万》，后者简称《全》。王士禛此选重欣赏不泥于考据，其书凡例云：“洪本字句与今本异，然对校之，洪本不如今本者甚多，今从其善者，不必从宋本也。”今从其意，凡洪本与选本有异者，除明显错讹外，一般不改回，出校记说明。《全唐诗》校亦准此。

三、所选重要诗人之作，如李、杜、元、白、王、孟、韩、柳、长吉、牧之、义山等，于士禛之后有较善之校注刊行者，亦取而校之，所据之版本均于校记中说明。

四、诗题有与他本不同者，如骆宾王《易水》，洪本作《易水送人》，《全唐诗》作《于易水送人》，只出校而不据改。

五、洪本偶有截取律诗之半而为绝句录载，本书又从之入选者，如宋之问《途中寒食》，《全唐诗》题为《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系五律，洪氏取其首、颌二联，士禛从之。今不据改，仅标出，并录其末四句于题下。

六、洪本署撰人名姓有误者，如士禛凡例所举之王涣误为王之涣，选本多已改正，偶有未及改者，今仅标注于后，不予更改。诗之作者有异说者，如杜牧《赤壁》，《全唐诗》有

注云亦作李商隐诗，亦标注于后。

七、本书所附诗人小传按姓氏笔画排序。其资料主要依据《旧唐书》、《新唐书》、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全唐诗》，去同存异，并适当汲取近人研究成果。有争议者酌加按语，无考者概付阙如。人物之撰著举通行本，建国后未重印者，则举前代之善本而易得者。

八、诗人之生卒年月，据《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今人有新说者，择其当而取之。生卒年无考，仿《全唐诗》例标其科第入仕之年。

九、士禘此选，重在体现其论诗主旨，凡士禘之《带经堂全集》等著作中有关所选诗篇及其作者之评论，酌选录，以资发明。后人与士禘所论相违并驳难者，亦量录之。

十、注释着重于年代、地名、典章文物及唐人惯用辞语而与今异者。限于水平不能解决者则标“未详”。一般词语不注。

十一、题目及诗章之校语注释，于其下依次编号，并于篇后按号释之。



前 言

大家都知道唐代是诗歌最昌盛的时代,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唐诗历来为我国诗歌的典范:幼童作为蒙学读本,老翁作为引据口实,痴儿怨女以之寄托幽情,画师乐工用为创作资料,湖山胜地借此而生色,佳话逸闻凭之而驰名。它不仅在当时风靡一代,而且流传千年,至今仍深入人心。它的篇章早已流布于世界,而且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也曾出现了运用它的体制而写作的诗人。唐诗,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成果之一,更是中国人民艺术观念、审美趣味的渊源巨流。研究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就不能不注意唐代诗歌。

诗歌初起,在全球各地都是从史诗、叙事诗开始的,随后就把叙事的职能交付于散文,只向言志抒情的途径发展,篇幅由长而变短。一部欧洲诗歌史就是表现了这一趋势的。在东亚文化圈内比欧洲的步伐进行得更快,我国早从周代开始,《大雅》的《生民》、《绵》等篇章的叙事职能就移交给典、谟、纪、传等散文体裁,只以风、骚作为诗歌的主要体裁,着重发挥抒情的作用。汉唐以来,以五、七言为音步的新诗体纷纷出现,虽也有《孔雀东南飞》、《北征》、《长恨歌》及《秦妇吟》等叙事之作出现,但数量较少,且其篇幅较之西欧也短小得多。韵文叙事之作,由变文、弹词、唱本乃至院本、杂剧等表演艺术来肩负,而诗、词、散曲则以抒情为主。诗、词、散曲的篇幅虽然短小,尤以其中的律、绝及小令

更短,然而却更得到人们的喜爱,流传更为广泛。按理说,既是抒发感情,像《离骚》那种激情澎湃、跌宕起伏的煌煌巨制,更能把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但是我国读者并不那么喜闻乐见,反而喜爱精练含蕴的小诗。这表现出中国人的特有的心态及审美习惯。东邻日本盖也如此,他们也喜欢三十一音的和歌与俳句。过去村塾的流行读物《千家诗》就是专选律诗(排律除外)与绝句的。它出于刘后村(克庄)的那部选录各体的大部头的《千家诗》,但其流行之广远远地超过了刘选,就说明这一道理。在中国人看来,绝句这种四句小诗,是最适宜的诗体。不仅文人如此,试看西北的顺天游、花儿,西南各地的山歌、打歌等等都属于短篇,而绝句的来源之一即是六朝的《子夜歌》及唐代的《竹枝词》等民歌。唐诗是传统诗歌中的典范,唐人绝句更是唐诗中最脍炙人口的珍腴。宋人洪迈搜罗唐代绝句,辑为《唐人万首绝句》一书,正是基于人心所好而提供的。这部书的特点是务求其完备(虽然也有少数漏收者),也就必然出现了莠良杂陈、泥沙俱下的情况,然而是一部不可缺少的资料库。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需要在此基础上精选佳作,编辑一部简要的携带方便的读本。清代杰出诗人王士禛恰好为读者贡献了这部《唐人万首绝句选》。

诗文选本,自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以来,纷纷出现,可谓汗牛充栋。仅唐诗的选本,知名的也在数十百种,所以对于选本也要进行再次的选择。大凡选本,有两类,一是专家的选本,一是坊间的选本,也各有其优缺点。坊间的选本,着重于销售,而编选者的专业修养和鉴赏水平不高,但是能适合大众的口味。专家的选本,其学识修养虽高,不会选水平线下的作品,但是往往单纯从他们所属的文学流派的趋向出发,常常流于主观片面,不符合流派标准者,或与其所倡导的文风相异者就要排斥。最突出的例子是清初钱谦益所选的明代诗歌《列朝诗集》,他对前

后“七子”和公安、竟陵诗派非常不满，而且心胸狭窄，难以以持平的态度对待。但是前后“七子”及公安、竟陵等派终究是风靡明代文坛的主要流派，不给以相当的地位，是不能正确地反映明代诗歌的成就与特色的，因此这部选集也只能作为研究钱氏本人文学观的资料，而不适于一般读者欣赏一代诗歌的要求。在唐诗的选本中也有如此情况，例如宋代王安石选的《唐百家诗选》，非安石个人所喜者虽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大家亦不选录，与绝大多数人们的嗜好相悖。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的《古今诗删》（人们将所选唐诗部分单行，题为《唐诗选》），因为主张师法盛唐，专选盛唐作品，中晚以后的诗歌若不具“高华伟丽”的盛唐风格者，也不入选。竟陵派领袖钟惺、谭元春为了纠正李选的偏颇，另选《诗归》一书，但却又矫枉过正，专选具有幽奇涩冷风味的作品。清代沈德潜又一反钟、谭，继承李攀龙观点而纠其过于狭窄的偏差，他的《唐诗别裁》以大家为宗，兼及各派，着重选了些格调典雅，又有利于封建诗教的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歌。李、钟、沈这三部诗选，都曾风行于世，尤以李氏的《唐诗选》，历明清两代畅行四百多年，成为学塾通行读本。然而这三种选本却因为都有其派别的偏见，忽视了一些兴味别具的佳作。倒不如一位普通的诗歌爱好者蘅塘退士（孙洙）选的《唐诗三百首》，虽选者的识见不高，但派性较少，反而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一直流行于当今而不衰。

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清代山东省济南府新城县（今淄博市桓台县）人，仕至刑部尚书，后谥“文简”，著有《带经堂集》及《诗话》等。王氏是清代鼎盛时期的诗坛领袖，“神韵”派的宗主。他是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又具有深厚的文化教养，对于诗歌，标举“神韵”为创作和鉴赏的主旨，这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四库全书总目》云：

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世贞）李（攀龙）

之肤廓,钟(惺)谭(元春)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竟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禔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精华录》提要)

可见王氏提倡神韵说,是纠正其所处的清代及其前代诗歌流派之偏。前、后“七子”是为纠正明初“台阁体”的平庸靡弱,提出师法汉唐的。袁宏道兄弟的公安派是为纠正“七子”末流的偏于形式模拟,提出诗人首先表现自己性情之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竟陵派又是针对“七子”末流的专学盛唐流于陈词滥调和公安派的只图率真不顾形式特点而流于轻率俚鄙的偏颇,追求所谓“奇趣别理”、“幽情单绪”而独辟蹊径的。清初诗坛是为纠正竟陵末流的褊狭生涩转而学习宋元诗风的。显然,自“七子”以来各流派对诗歌发展提高所下的力气虽大,但成就不高,主要原因是只注重诗体形式的改善,忽视了诗歌本质的探求。其间公安派虽然看出形式主义的危害,倡导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接触到了作者个性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忘记了只发挥作者本人的个性,忽视诗歌的美学价值,会使作品失落于文艺王国之外,只是押韵之文而不成其为诗了。王士禔总结了前人失误之后,标举“神韵”二字,企图既纠正形式主义的绘貌遗“神”之失,又补充了只重个性之真而忽略诗美之“韵”的偏枯。从这一意义上看来,王氏的神韵说,是批判形式主义的,以作者之“神”(个性)和诗体之“韵”(诗歌的美学特征)的有机结合来引导诗歌创作正常的发展。

神韵一词,原是古代画论中的术语,最早见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明代以后人们已套用于诗歌评论中,自王氏多方强调和标举之后,才为世人瞩目。这里应当指出,我国古代文论,与西欧相较常忽略体系的建构,更不能与现代相比,没有形成一套精确的概念、范畴可

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各家学说也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王氏基本上是位诗人,创作之余来谈论他对诗歌的体会,兴到神会的即兴评论多,条分缕析的思辩工夫少,他拈出“神韵”一词,当然不会如身居现代的我们,意识到这是以作者个性与诗歌特色的有机结合的观点,来反对形式主义的。他只是以自己的创作体验和本人的审美禀赋,感受到这一问题,从古人的众多词汇中选取了这一词语的。这必然给他的“神韵说”带来相当的模糊性,甚而使人们见仁见智有不同的体会,但并不妨害它在当时起到了反对形式主义的有益作用。

我国古代文论,自汉代以来,是以荀派儒家的观点为主导的,《乐记》和《毛诗大序》均指出诗歌的教化作用,进而强调至关系到国运兴衰、世风正变的程度。其后扬雄、王充、刘勰、韩愈及朱熹以降,都是沿此思路而发展的。指出文学(诗歌)的政教作用,是必要的,但由此而忽略了诗歌的特点和作家本人的个性,就“过犹不及”,走入歧途。况且儒家所界定的作用,只是文学作用的一个方面(即使是主要的方面),而又规定内容必须服从这一作用,这就使之凝滞而单一化,一成不变,驱令作者与读者只能在形式技巧上下工夫。内容的固定又导致形式技巧的程式化,从而使表现手法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独创性。诗人们无论如何努力,也很难突破这一怪圈。但是诗歌除了教化作用之外,还有其他作用,诗歌本身自有其美学的素质;诗人也还有自己的个性及其具体的审美情趣。这是儒家理论不能完全禁锢住的,往往被诗人的创作实践所突破。就是服膺儒家观点如杜甫、韩愈等人,在创作实践中也有新的开拓,即使他们并未意识到也罢。然而也的确有人是意识到的,如陆机的《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钟嵘的《诗品》提出了“滋味”的价值,司空图的“味在酸咸外”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说,严羽的“诗有别才”、“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归于“妙悟”的论



点等等。这些人的见解在古代儒家诗论传统的主流之中，隐隐形成一条副线而一脉相承，而对主流来说，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起到一种补充或相反的宣泄作用。这条副线，在诗歌长河中若隐若现，直到王士禛这位美学触角极为敏锐的诗人，才把历史上这几个人物的观点贯串一起，以支持自己的神韵说。虽然从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王士禛建构得还不够完整、严密和条分缕析，但总算捉摸住并向人们展示了这条副线，并促使当时的诗歌创作推进了一大步。这在那时的历史阶段中是难能可贵的。

王士禛为了倡导自己的主张，也和诗坛前辈李攀龙、钟惺、钱谦益一样，通过诗歌的选本来扩大影响，先后编选有《古诗选》、《神韵集》（已佚）、《十种唐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和《感旧集》等诗歌选本。除上举第一种和最末一种外，其余四种都是唐诗选本。王氏论诗，并不歧视宋元明各代，在创作中也广泛借鉴，但他最欣赏并奉为后学典范的仍然是唐诗，所以编选唐诗的工作，从壮至老，都有结集，而他的编选态度也随其阅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识见的提高而有所不同。《神韵集》是青年时所选，虽已不传，但通过有关文献，我们得知这是年轻的诗人对所获的领悟十分亢奋，以强烈的爱憎而选录的，虽有虎虎生气，但不免大刀阔斧。《唐贤三昧集》是壮年所为，是在再三验证了自己的主张，增强了信心，坚持神韵说的见解，倾向性很强但不免带上了宗派的成见，是研究王氏诗论的较典型的资料。《唐人万首绝句选》则是在晚年退居林下时所选。这时可以从容反思他倡导的诗风流行三十年以后的利弊，胸怀较坦荡，眼光较客观，关照得更全面，态度也更平易了。从本书的《凡例》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从其所选的作品来看，人们曾指摘他不喜爱的杜甫、白居易等大家的佳作，均能入选，他一贯推崇的王维、韦应物等人，亦未过分多取，在《三昧集》中盛唐独尊的格局已打破，已给予中晚期的诗人

以应有的地位。由于这个缘故,遂使本书基本上具备了既体现了诗人的较高的鉴赏水平,避免了《千家诗》之类的高低杂陈的盲目性,又能以比较客观持平的态度遴选,破除了宗派的偏执的习气。这在众多的选本中实在可贵,可供雅俗共赏,使初学者和专家都能满意。我们曾说,以中华为代表的东亚人,其诗歌的审美情趣,是喜爱短小的诗型的。在诗歌鼎盛的唐代,不论是庙堂府邸,或是旗亭酒舍,绝句是士庶各界所最喜爱的体裁。脍炙人口的名篇,也多是绝句。王士禛本人也是以擅长绝句而闻名后世的,以他的艺术修养与鉴别能力来选取佳作如林的唐代作品,就使这部《唐人万首绝句选》成为迄今为止较完善的读物。

本书的校注体例,已在《校注说明》中表述,请参阅。在整理过程中,主要是由李永祥教授担任的,其间孙凤文同志也参与了部分工作,我个人只是在发凡起例的商讨及通阅全稿时尽了些绵薄之力。本书虽历经三年有余,终于完成,但限于水平,疏漏错误定所难免,希望大家予以教正,是所至盼。

徐北文

1989年12月3日于济南望岳楼



序

渔洋山人选宋洪氏《唐人万首绝句》既成，或问曰：先生撰唐人绝句意何居？应之曰，吾以庀唐乐府也。曰：绝句也，而谓之乐府何也？曰：乐府之名，其来尚矣。世谓始于汉武，非也。按《史记》，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为《房中之歌》；《西京杂记》又谓：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则乐府实始汉初。武帝时增《天马》、《赤蛟》、《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集五经之士相与次第其声，通知其意，而乐府始盛。其云武帝者，托始焉尔。东汉之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为乐府，悲壮奥崛，颇有汉之遗风。降及江左，古意浸微而清商继作，于是楚调、吴声、西曲、南弄，杂然兴焉。逮于有唐，李杜、韩柳、元白、张王、李贺、孟郊之伦，皆有冠古之材，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然考之开元、天宝以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尔。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尤难指数。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而子又奚疑！

宋洪文敏公迈常集唐绝句至万首，经进孝宗御览，褒扬优厚。余少习是书，惜其中舛驳，久欲为之刊定而未暇也。归田之五载，为康熙戊子，乃克成之，而以问答之语，即次为序。

渔洋老人王士禛

凡 例

洪文敏《万首绝句》虽经进孝宗御览，然其书颇多讹舛总杂。约略指之：如何逊、沈警，梁陈间人，侯夫人、隋宫人，概行混入。至唐人小说，如《东阳夜怪录》之类，亦点简册，几于儿戏矣。又有一诗而隶两人，复见重出。盖欲取盈万首，故无暇持择刊正耳。然如编录之体何？

五言，初唐王勃独为擅场，盛唐王裴辋川唱和，工力悉敌。刘须溪有意抑裴，谬论也。李白气体高妙，崔国辅源本齐梁。韦应物本出右丞，加以古澹。后之为五言者，于此数家求之，有余师也。

七言，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宝诸名家，无美不备，李白、王昌龄尤为擅场。昔李沧溟推“秦时明月汉时关”一首压卷，余以为未允。必求压卷，则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牵帛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中唐之李益、刘禹锡，晚唐之杜牧、李商隐四家，亦不减盛唐作者云。

王弼州云：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又云：七言绝，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甚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时代优劣也。此论甚确。

集中仙诗、鬼诗，妙作颇多，亦略存之，不必辨其真伪。

七言如孙元晏、胡曾之《咏史》，曹唐之《小游仙》，读之辄作呕，一概不录。录元晏一首。

唐绝句有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亲家”，如“蜜蜂为主各磨牙”，如“若教过客都来吃，采尽商山枳壳花”，如“两人对坐无言语，尽日唯闻落子声”，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当日如何下笔，后世如何竟传，殆不可晓。

《才调集》载王之涣《惆怅词》，容斋因之。无论其诗气格迥异，而之涣开元时人，乃预咏霍小玉、崔莺莺事，岂非千古笑柄。按《惆怅词》乃王涣所作，涣字群吉，晚唐人，诗载计敏夫《纪事》，今正之。

诗出小说家者不录。间有存者，止冷朝阳、戎昱、舒元與数首耳。

洪本字句或与今本异，然对校之，洪本不如今本者甚多，今从其善者，不必从宋本也。

吴郡赵凡夫本，区别四唐，淆乱差少，今以赵本与《纪事》、《品汇》参伍其次第。洪元本虽云万首而颇有遗漏，赵补入者多。今补诗概未及收，只从元本。

元汶阳周氏撰《三体唐诗》，不专绝句。明新都杨氏撰《唐绝增奇》，非唐人之全。元赵章泉涧泉选唐绝句，其评注多迂腐穿凿，如韦苏州《滁州西涧》一首：“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以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以此论诗，岂复有风雅耶？余为此选，亦以补周氏、杨氏之所未及，而为赵氏一洗肤陋之见云尔。

余旧撰盛唐诸公诗曰《三昧集》，又删唐人《英灵》、《间气》、《篋中》、《御览》、《国秀》、《极玄》、《又玄》、《搜玉》、《才调》九集，益之宋姚氏《唐文粹·乐府古歌诗》为十集。惟宋洪氏《万首唐人绝句》，每欲删定，以其浩汗，辄尔中辍，后二十年始成，即此本是也。唐选更有《丹阳》、《雨则》二集，访求数十年不可得。《汉上题襟集》，闻楚潜江莫进士与先有藏本，数千里往借钞，则诡云顷游鄱阳失之矣。迄今以为憾事，并记于此。



总 目 录

前 言	/1
说 明	/1
序	/1
凡 例	/1
目 录	/1
卷 一	/1
卷 二	/45
卷 三	/86
卷 四	/139
卷 五	/193
卷 六	/245
卷 七	/297
洪氏松花屋刊本跋	/340
庞际云本题识	/341
诗人小传	/342